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九

明 史富棟 仁錫 評閱

起乙酉唐高祖武德八年。凡十六年。盡庚子唐太宗貞觀十四年。

乙酉八年春正月以張鎮周為舒州都督

鎮周舒州人也。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質

能

進

實 舒州注見梁簡文帝太寶元年晉熙

資治通鑑綱目

卷之三十九 唐高祖武德八年

正編

詔許突厥吐谷渾互市

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於戎狄，雜畜被野。

質實

吐谷渾，西域國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夏四月西突厥遣使請昏許之

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上以問裴矩。對曰：「今北寇方疆，國家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徐思其宜耳。」上從之。范氏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為故常，不以為恥，而以為法，以為畏之邪，則是以天下之大而畏人，至於納女，恥也。

通兩漢五代之弊習

兵

以爲謀之邪，則是以女爲間而欲奪人之國，亦恥也。高祖不謀於衆賢，而問諸亡國之臣，宜其不知恥也。夫匹士求偶，猶以其類，今乃以天子之女而棄之戎狄，變華爲夷，豈不哀哉！然終唐之世，人君行之，不以爲難，其臣亦不以爲非，由高祖啓之也。

質實 突厥

北狄種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復置十二軍

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既而突厥爲寇，不已，復置之。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

質

實 十二軍，注見隋恭帝侗皇泰二二年。

秋七月突厥寇邊詔右衛大將軍張瑾禦之敗

績

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至是上謂侍臣
 口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
 皆用詔勅突厥遂寇靈相潞沁韓朔等州張
 瑾與戰大谷全軍皆沒瑾僅以身免長史溫
 彥博為虜所執虜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
 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靈州都
 督任城王道宗擊破虜

質實 貪婪注見漢章
 帝章和二年靈
 兵頡利遣使請和而退

相潞沁韓朔六州名靈注見玄宗天寶十五
 年靈武相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潞注

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一統志云沁、本後魏之義寧郡、隋初廢郡、置沁州治沁源縣、大業初州罷、義寧初復置義寧郡、唐初復爲沁州、屬河東路、天寶初改爲陽城郡、乾元初復曰沁州、宋於銅鞮縣界置威勝軍、尋以州省入、金復改爲沁州、元隸平陽路、本朝初以附郭銅鞮縣省入直隸山西道、韓、本秦之襄垣縣、屬上黨郡、以趙襄子所築、故名襄垣、漢因之、後魏兼置襄垣郡、北齊郡廢、後周置韓州、隋大業初州罷、以縣屬上黨郡、唐初復置韓州、貞觀中州罷、以縣屬潞州、宋屬隆德府、金屬潞州、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潞州、朔

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太谷古地名、本晉大夫陽處父之邑、秦屬太原郡、漢爲陽邑縣、晉

屬太原國，後魏屬太原郡，後周徙治今縣地。開皇初郡廢，以縣屬并州。後改為太谷縣，以縣屬太原府。五代宋金元俱仍舊。本朝初因之，改屬太原府。陰山注見秦王政三年。任城國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四年。

教

九月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

質實

權量注見周顯王十九年

○冬十一月裴矩罷以宇文士及權侍中

質實

侍中官名注

見武德七年

○加秦王世民中書令齊王元吉

侍中

丙戌九年春正月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定雅樂質

實雅樂注見齊武帝永明九年

○以裴寂為司空

日遣員外郎二人更直其第

二月以齊王元吉為司徒○初令州縣里閭各

祀社稷。

初令州縣祀社稷士民里閭亦相從立社各申祈報用洽鄉黨之歡

質實社稷注見

新莽天鳳元年

夏沙汰僧道

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士、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惟太僕

簡別而後
沙汰

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大寺觀庸猥龕穢者勒還鄉里京師留三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奕性謹密以職在占候杜絕交游所奏災異悉焚其藁

集覽

漢譯胡書西胡之書難曉故以漢語譯之後秦姚興使鳩摩羅什翻

譯西域經論自立胡神傳毅曰西域之神其名曰佛自漢明帝始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

其書空桑列子曰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母既孕夢神告之曰日出水而東走明日視日出水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命之曰伊尹長而賢為殷湯相與地要覽汴梁雍丘縣有空桑城伊尹生處也韻會注空桑山名伊尹生處在冀北

質實 爵二年三途亦曰三惡張九韶曰一色慾門上尸道天塗界二愛慾門中尸道人塗界三貪慾門下尸道地塗界是謂之三途也六道俗云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是謂之六道也張道源并州祁人一統志云空桑城名在開封府陳留縣南一十五里帝王世記云伊尹生於空桑

郡志伊尹母既孕夢神告曰白若出水即東走明日白果出水乃東走十餘里顧其邑盡爲水遂化爲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即此沙門僧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八年沙汰注見宋孝武帝太明二年道士注見隋煬帝大業六年女冠注同上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

吉立世民爲皇太子決軍國事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尚書溫大

豈有一國
兩君而可
治者乎誤
矣

雅鎮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醢之，世民
暴心痛吐血數升，上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
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而汝固辭，
且建成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
不相容，不可同處，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
皆主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
民泣辭，不許。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
若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剛一匹
夫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
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
上乃止。元吉密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惶懼，
不知所出行。臺郎中房玄齡謂長孫無忌曰：
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
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

家國存亡之機正在今日無忌以告世民召
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玄齡言建成元吉
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己用密以金銀
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
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
元吉乃譖敬德於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
又譖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
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
去願早決計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畧之士
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
逐之世民腹心惟長孫無忌在與其舅高士
廉將軍侯君集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
決計世民猶豫問於李靖及李世勣皆辭世
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將

世民當此能苦心調劑使兄弟無間言上也。不則逃位高尚以消其忌嫉亦一策也。必欲正義申討與鄭莊養成共叔之亂何與。

兵擊之。元吉請尉遲敬德等與之俱。又悉簡秦府精卒以益其軍。率更丞王暉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立汝為太弟。世民以告長孫無忌，無忌等告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不能復事大王矣。」世民曰：「公更圖之。」敬德曰：「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今已入宮擐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訪

天於人君
如聲響相
應秦王當
有天下而
太白經天
奈何不加
深思

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其兄嘗謂
護軍薛實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
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
厭何所不至若使二人得志天下非復唐有
大王奈何狗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
猶未決衆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曰聖人也
衆曰使舜浚井而不出塗廩而不下則井中
之泥廩上之灰耳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
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也
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
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而不吉庸得
已乎世民意乃決於是太白再經天傳奕密
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
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

房杜之謀
分注削而

不載豈有
應諱之耶

時秦王已
上變矣高
祖顧不為
之計而泛
舟徜徉何
兵昏迷也

曰、兄弟專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讐、臣今
 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於地下、上驚報曰、
 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帥長孫無忌
 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嬖好竊、知世民表意
 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當勒兵
 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
 自問消息、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
 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於是
 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率眾大至、攻玄武
 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
 海池、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擐甲持矛、直至
 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兵已誅之矣
 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
 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